

随着香港越來越深入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和內地在文化藝術專業人才方面的雙向流動也愈加緊密和頻繁。過去更常見的是以徐克、陳可辛等代表的香港電影人集體北上，和內地影視同行分享創作理念，提高產業製作水平。而最近這些年藉政策開放之東風，不少內地文藝專才南下香港，更深入融入本地生活，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亦都化為他們的創作靈感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採訪了多位已在維港邊扎根的音樂人和作家，以及在內地生活但對香港有所寄望的電影工作者，聽聽他們對在香港生活工作和創作發展的深入思考，探訪這一條兩地文化藝術創作的結合之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蔣湖 圖：受訪者提供

職業寫作者吟光（本名羅旭）於十多年前來到香港高校求學，經歷新奇熱誠到碰撞摩擦，再到共情理解，匯聚成跨媒介科幻小說《港漂記憶拼圖》。這部小說描摹2010年前後的「港漂」群像，將紙質圖書、科幻影片、電子音樂、昆曲等元素融為一體，出版後既獲得作家出版社「年度好書」等榮譽，體現了內地對香港的關注；也被《亞洲週刊》選為2023年全球華文十大小說，被香港女作家協會選為「年度小說」，書內外都印證了這一點：在香港，多元的對話和共融是可以實現的。

多元文化碰撞成就跨媒介創作

吟光說：「對於我們這代人，是聽粵語歌、看港片、讀武俠小說長大，香港文化構成了內地甚至整個亞洲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直到現在都是縈繞的回聲——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香港，是文化造就的想像。而抵達香港以後，歷經不斷流變的時代場域和歷史階段，我深感個人離合與家國變遷的纏繞關聯，彌散在城市的氣息，也蔓延到作品裏。我的創作以綜合藝術形式，帶來多媒體的多元感知體驗，也與香港的多元交融和碰撞特質相呼應。」

同時，因為她出生於安徽安慶，家鄉有戲曲傳統，「所以在小說《離亭別宴》寫到江南戲園演員來香港的奇遇，表達這座城市既有現代氣息，也有古典意趣；還通過跟昆曲演員合作電音作品《荒·生》，連結科幻與未來。」

「放下自己」以及「成為對方」

吟光認為，身份認同的迷惘在很多時代、地方都有，或許人與人之間的全理解幾乎不可能，但這種嘗試仍然有意義且必要。因此她在作品裏實驗交互叙事。她解釋，哪怕只是短暫體驗「放下自己」以及「成為對方」——



●香港女作家協會去年舉辦2023至2024年度創作獎頒獎典禮，吟光以長篇小說《港漂記憶拼圖》榮獲小說年度創作獎。

在狀似輕鬆的遊戲空間裏，能否去除邊界和我執，共同坐在圓桌上商量未來？

「今日之世界，地域聯通加速，地緣上的混沌、流動、湧現和不確定更是常態。AI以驚人的速度更新，我們人類的文化、藝術難道還不升級？所以我的身份認同，定義為『共生』的時代精神，不限於一時一地，不只是安徽人、香港人，也是世界人，俯仰天地之間，就如雪落下重歸洋流，融入萬物。我想從這個角度講述當代新香港故事，大灣區的構建也許是一種方案。」吟光說道。

去年，「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出，吟光在活動中談到：「『港漂』並不是近年才有，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戰爆發以後，大量內地作家、文化人遠赴香港，成為影響深遠的南來作家。我認為正是這種交融，塑造了香港文化的輝煌，所以也特別應該繼續下去。」她補充道：「從南來作家到如今的港漂，我們在前輩那裏汲取養分，在各類文學組織和活動的關心澆灌中成長。我們也有這一代青年要發出聲音的擔當，尤其是在科技入侵的科幻時代。」

學者施東來曾說，港漂書寫將香港故事從「消逝/消失」的焦慮中解放出來，以投射至另類可能的未來，「既然未來一定會來，與其哀嘆過去的消逝，不如積極參與到對它的想像中。」如果《港漂記憶拼圖》記錄的是「過去的香港」與「現在的香港」，吟光的新作品《海上舟》則想像和延展「未來的香港」版圖，探討文藝與科技的關係，也與香港、內地乃至海外的藝術家共創。「我在作品中期許：每個人無論出身、背景、語言、學歷、年齡、性別……都有資格成為任何一個人，融入任何一座城。希望這樣的未來，是由我們所有人共同打造。」她說。

內地電影人李楊、郝智禹：建藝術家廉租公寓吸引專才來港

作為曾經的「東方荷里活」，香港電影在全世界特別是在亞洲範圍內曾廣受歡迎。由於文化相同、語言相通，在內地更是受到普遍追捧。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香港和內地在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愈發深入，一方面很多優秀香港電影人進入內地工作，帶入了香港電影的工作理念和拍攝手法，提高了內地電影的製作水準。另一方面，不少內地電影工作者也開始往來於兩地之間，通過工作契機增加對香港的了解，亦為未來的電影合作尋找可能機會。

香港影人特敬業 值得內地學習

李楊是內地知名導演，曾拍攝有現實主義電影「盲」字三部曲《盲井》《盲山》《盲道》，在知識分子階層中頗有聲譽。2003年，李楊憑《盲井》榮獲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他曾和香港電影導演徐克合作，是徐克電影《智取威虎山》的編劇。李楊對香港電影評價很高，他認為香港電影是內地電影人的學習榜樣，香港的電影工業對整個亞洲都有帶領作用，現在如日中天的韓國電影也曾努力學習香港電影的理念與製作。「我覺得香港電影人特別敬業，為了幫人不在意掛不掛名，就是努力把事情做好。此外也非常團結，有忙就會去幫。吳宇森拍片子遇到問題時，徐克就上來幫忙，把事情解決。陳德森導演拍《十月圍城》時遇到困難時也是這樣，陳

可辛

等導演

都會上前幫

忙。這一點特別值

得內地導演學習。」

錄音師郝智禹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作品曾榮獲金馬獎和亞洲電影大獎的最佳音效獎。他說，香港電影對他這一代電影人影響很大，他從中獲益匪淺。「香港電影開創了很多門類，片種和題材特別豐富：動作片、黑幫片、警匪片、殭屍片……都是華語電影的開先河者。這使香港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佔有了不可取代的獨特地位。香港同行的水平很高，敬業精神更是有目共睹，令人敬佩。」

兩位電影人都在學習和了解香港本地文化，為創作尋找機會。有香港製片人找過李楊合作，「電影故事好編，但劇本一定要接地氣，如果沒在香港真實生活過，就寫不出本地的生活氣息。直接拍攝香港本地電影非我所長，如果不深入研究當地的文化，不要說香港，廣州的有些題材我都拍不了。所以最後陰差陽錯都

兩地攜手邁向高質創作之路

文藝專才迎多元化「雙贏」

文藝專才在港可多渠道推廣作品



●吟光曾作為香港作家代表參加第十二次全國文代會及第十次全國作代會。

2021年，吟光作為香港作家代表參加了第十一次全國文代會及第十次全國作代會。去年，她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萬水千山總是情——歡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動以及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她說：「這些活動和會議能夠促進交流，建立港澳文藝創作者與內地院團、高校、產業的橋樑。」

同時，她認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經常舉辦國際性的文化藝術活動，文藝創作者可以通過多渠道提升自己作品的知名度。「香港具有大都會的多元文化特質和世界性，適合做國際性文化交流，這裏的書展、電影節、詩歌節、藝術展都辦得有聲有色、舉世聞名。」

希望優才可申請電影創投基金

為了復興香港電影，香港政府這幾年出台了一些吸引包括電影領域在內的藝術專才來港的政策措施，兩位受訪電影人表達了各自看法。李楊說他認識的內地電影人來香港生活的不多，他認為有多方面原因：一是香港電影業相對高峰時期有所回落，本身電影拍攝項目也不夠多；再就是香港生活成本高，房租、人工都不便宜，需要很長適應過程。因此，外來電影人想拍攝香港本地題材其實非常困難。郝智禹也認為，對外來電影工作者來說，在香港找到工作

沒合作

成。」李

楊認識的內

地電影人來港

後還能繼續拍片

的只有一位張澤鳴

導演。張澤鳴是內地早

期的「第五代」導演之一，出

身於廣州的珠江電影製片廠，熟悉廣

東和粵語文化，因此來港後還拍了《人約祿蘭

街》等本土電影。李楊認為張導演的拍攝經驗

比較特殊，還不具有代表性。

機會或開創自己的事業，確實很不容易。

對於香港電影如何能鳳凰涅槃重回高峰，兩位受訪電影人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李楊認為，香港的電影創投基金和扶持計劃，對支持本地電影創作人肯定有幫助，不過外來電影人申請起來就不容易。「我之前研究過相關條款，如果創投基金的目的主要還是支持本地電影人，那麼申請該項基金對外來電影工作者確實挑戰很大，創投基金的扶持標準是否可以放開一些？只要藝術家本人能創作出好作品，作品中表現有香港元素，其作品自然就融入了香港製造的痕跡，這樣的作品本身也可視為香港電影創作的一部分。」李楊因此建議適當放寬電影基金的申請標準。郝智禹則建議特區政府借鑒內地經驗，出台措施幫助外來藝術家降低生活成本，更快融入本地生活，比如興建藝術家廉租公寓等，應會吸引更多文藝專才選擇來港發展。



●內地導演李楊對香港電影評價很高。



▲楊淇煜與灣區愛樂樂團在「新潮詮釋」音樂會中以現代風格演繹經典小提琴作品。



◀在「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活動中，吟光（中）與郁旭映（左）、韋啓良共談跨媒介與未來文學。

記者胡茜 攝

小提琴家楊淇煜在港邁向音樂事業新階段

今年年初，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辦了一場名為「新潮詮釋」的音樂會。小提琴家楊淇煜（原名楊宇思）與她所創辦的灣區愛樂樂團以現代風格重新演繹了一系列經典的小提琴作品，旨在吸引年輕一代的聽眾。福建出生、廣州長大的楊淇煜早在13歲便獨自一人遠赴歐洲研習音樂，2009年，她聽從朋友建議來港發展，至今已在香港生活了15年，她亦在此邁向了音樂事業的新階段。2016年，她成立了慈善機構「文善社」，旨在推動音樂、藝術及文化的創作、教育及發展，促進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古典音樂流行化 吸年輕觀眾

楊淇煜堅信，古典音樂流行化的路線能夠吸引更多年輕觀眾，所以就有了「新潮詮釋」音樂會。她介紹說：「這場音樂會演奏的都是經典曲目，如《梁祝》《魔鬼的顫音》等，觀眾一聽就會覺得很熟悉。同時我們會做一些改動，融入弦樂小樂隊、電貝斯、電吉他等，再加上一些特別的舞台設計與走位，令觀眾欣賞熟悉的曲目時也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她稱，古典音樂的聽眾正在流失中，「有些愛聽音樂會的中產觀眾流失了，其實文善社的經營目前也還是很吃力，我們便決定要用新的方法培養新一代的觀眾。」

早於2016年，楊淇煜已經致力於增強大灣區城市間的音樂互動和交流，「灣區愛樂」古典音樂推廣計劃也於2019年成立，該計劃由大灣區11個城市的社區管弦樂團及旗下的各類室內樂和獨奏樂團組成。她提到，為了能促進兩地交流，冀望香港未來可以成立相關機構，簡化藝術家赴港演出的申請流程。

她提到，很多好的節目正陸續出現，

「比如說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開幕典禮上，有一個由譚盾執棒，並由香港管弦樂團、廣州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及澳門樂團共同呈現的演出《聲音河流》，這樣的活動其實對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的交流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她認為，這些活動若

真的要連結到民間和社區，仍需有專業人士或專業機構針對問題給出較為實際的計劃。



●楊淇煜堅信，古典音樂流行化的路線能夠吸引更多年輕觀眾。

記者胡茜 攝